

唐盛世

之

雪影霜魂◎著

时空的千年迢递，造就一段大唐盛世的别样爱情。
真爱的薰神染骨，谱成一曲为爱痴狂的浪漫乐章。

有缘千年来相会

下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缘千年来相会/雪影霜魂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-7-80689-790-4

I. 有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37616号

有缘千年来相会

YOUYUAN QIANNIAN LAI XIANGHUI

雪影霜魂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 - 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0 字数: 400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7年10月第1版

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790-4

定 价: 40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四十八章

“什么？玉连城和李略都向你表示爱意，可是你居然全部拒绝了？”

“三八兮兮”的姚继宗，一大早就奔到阮府来，打听第一手消息。阮若弱在杏儿丫头无比惊愕的眼神里，把这个昔日的“提亲被拒”者迎进屋来做客，杏儿意外得把待客的茶连倒三遍都倒在茶杯外去了。

打发杏儿出了屋，阮若弱便把昨日的事情，简明扼要地跟姚继宗提了提，他一听之下，简直是捶胸顿足，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一个都不抓住呀？这两个人，哪个不是百里挑一的。一个是黄金单身汉，一个是钻石王老五，换了我，恨不得两个都要了才好。食在李家，宿在玉家，精神物质双重享受。”

阮若弱看着他摇头不已，唤着他真名道：“刘德华，你完了你完了，看看你这派张妈妈李婆婆的风范，你算基本废了。”

“我是为你好，看在同是战友的份上，给你提个醒儿。有好男人就抓住，一定要手快。”姚继宗愈发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劲儿来了。

“一定要手快？”阮若弱啼笑皆非，“不要说得跟偷或抢一样好不好，挺神圣的男女感情，怎么到你嘴里就这么别扭起来，简直让人听不下去。”

“说真的，干吗你都拒绝了昵？他们哪里不好了？”姚继宗好奇之极。

阮若弱仰起头来想了想，面带惋惜之色：“凭心而论，其实这两个人的条件都相当不错。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，却又都齐大非偶。不是





适合我吃的那盘菜，我还是不要去动筷子的好，别到时弄得吃不下肚，反倒被噎个半死。”

姚继宗听得失笑：“你这话说得真够传神的。”顿一顿，他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来，说道，“究竟哪里不合适？愿闻其详。”

“其实我对玉连城相当有好感，从第一眼看到就为他震动，他实在有着令人心折的魅力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，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同样是这种魅力，让我明白他绝对不适合做丈夫，不是不愿与他俩影双双，而是不敢。他有张太过俊俏的脸，是天生的女人杀手，红杏灼灼，纵然不曾开出墙外去，可枝头春意闹，也会招得蝶绕蜂缠，若托付他以终生，只怕换来的是一生的日日心惊肉跳、夜夜不得安眠。罢了罢了，还是做表兄妹好了。对呀！他还是我的表哥，为着这重近亲关系，我也不能和他在一起的，不是吗？”

姚继宗大力点头：“对呀！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近亲是不能结婚的，否则将来的新生儿十有八九会有缺陷。”顿了顿，他又接着问，“那个小王爷李略呢？你为什么也不要，年少英俊，身手一流，软件已经如此出色了，硬件就更没得挑。人家那出身那背景，财雄势大，嫁到他们李氏皇族去做媳妇，多威风呀！”

“李略是个很特别很可爱的男孩子，该男人的地方很男人，偏偏有些事情上却腼腆羞涩如女子。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两种面貌与风采，一种刚柔并济的特质，不怕告诉你，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柔情与刚强并济一身的男人，就这点来说，李略简直是度身订做。只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呀？”姚继宗追问道。

“可惜他生在李氏王朝，那样家庭背景，一般人吃不消的。”

“有什么吃不消的？不知道多少女孩子想嫁到这样的豪门望族去，吃香喝辣穿金戴银，多享福都不知道。”姚继宗觉得阮若弱的想法太说不过去了。

“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是要尽义务的，老兄，你以为那地方的福气是那么好享的？你得被他们管头又管尾束手又束脚，完全丧失自己的个性，当他们掌控的人偶。刚开始进去可能会觉得还不错，吃得好穿得





好住得好，但人的物质生活一充裕，精神上的渴求马上就跟着来，所谓饱暖思淫欲，到时候就不会再把这些精美的衣食住行当成一回事了，更希望能得到精神上的快乐。但可能吗？皇族的规矩多管束严，像个套子似的把人套在里面，举手投足都受牵制，我这样的性格，如何吃得消？”

“说得也有道理呀！可是，不是很多女孩子都向往这样充裕的物质生活，情愿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吗？你为什么不一呢？别告诉我你视钱财如粪土啊！”

“哪能啊！这么高尚的话我可说不出来，我就是个俗人。”阮若弱先是笑着说，随后敛容正色道，“钱这个东西，我从来都不敢看它不起，直言不讳说一句，我很喜欢它，和大多数世人的心理一样，巴不得它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有钱，就可以将生活带入更舒适的境界，日子过得舒适是件太太太重要的一件事，过分清苦的生活，很容易将人折磨得面目全非。只是我虽然喜欢钱，但还没有喜欢到为它不顾一切的地步，又或者说，我还没有到需要为它不顾一切的地步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，难道这个爱不爱钱、重不重财，还要看时机的？”姚继宗听明白了。

“那当然，一个人如果生活不成问题的话，对金钱的重视就不会太高；但如果处境堪忧，又迫切地需要钱来解决的，那就不得不重财了。”

阮若弱说完，看到姚继宗一副不甚明了的样子，便举例证明：“如果说我现在是一个灰姑娘，灰头土脸地在后母手中受虐待，这时有个王子过来说爱我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穿上水晶鞋跟着他上金马车。至于王子的爱情是不是一时意乱情迷不重要，他日后会不会专情也不重要，王宫中的人际关系是否错综复杂、一干王室成员是否好相处等等现实问题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可以摆脱目前这种灶下婢的生活，所以愿意舍身一跳，跳入命运的秤盘里，押上自己以搏一赢，纵然输了，也只能愿赌服输。”

可是现在我的生活不坏呀！做着阮家三小姐，头顶有大树好遮荫，我一样吃香喝辣穿金戴银，或许档次上比王府要逊上那么几分，但我





何苦非要添上这几分呢？还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。我不贪心，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，没必要去争取更好更优。进王府有什么好的？当王妃，不过是个虚名罢了，更何况还当不成正妃，只能以侧妃的名义去跟着李略。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去给他当小老婆？天天晚上守着孤灯在那里数，什么时候轮到他上我屋里来呀！这也太惨了点吧！我如果要一个男人，我就要全部。我不会去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段插曲，要当就当主旋律，从头唱到尾的那种。”

姚继宗听得入了神，忍不住赞道：“阮若弱，你实在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个理智型女子，看问题看得透彻，思想又这么有主见，还有，你一点都不虚伪，真实得可爱。”

“真的，我算对你言无不尽了。咱们俩个一同穿越千年的时空来到这大唐，不是亲人胜亲人，我什么话都乐意对你说。”

“既然对我这么另眼相待，那两个男的都不要也罢，由我来出任护花使者如何？”姚继宗半真半假地道。

“你！”阮若弱失笑，“还是算了吧，咱们是纯洁的革命同志友谊，就不要让它变质了。”

“就让革命友谊升华成革命爱情好了，有什么不可以呢。说不定以后没有回二十一世纪的机会，那时只得我们俩相依为命。你现在不要我，到时候不要后悔啊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升华不了。刘兄弟，我能在你面前这么畅所欲言，毫无遮掩地说话，就是完全拿你当兄弟看待了。如果我对你有感情，我敢这么乱说话吗？我会时时担心不要在你面前说错话出糗，要时时注意有没有在你面前保持良好形象……你看，我在你面前百无禁忌，你在我面前也口无遮拦。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彼此把对方当兄弟姐妹在看待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”

姚继宗怔了半天，才大力点头：“是呀，被你一说才明白，确实是这样的，看来，我们只有继续保持革命友谊下去了。”

“我现在只剩你一个朋友了，那两个都被我得罪了。玉连城还好一点，估计李略这会恨我入骨呢。我给了他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当头一棒，





这一棒，不定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得过神来。”阮若弱苦笑。

静安王府。

留仙居里，李略的房间重门深锁，王妃在门前拍着两扇雕花木门，柔声唤道：“略儿，你开开门，是娘啊！”屋子里半晌没有人答应。

秦迈在王妃身后低声道：“昨儿小王爷整整一宿都不肯开门，晚膳也没有用，今天一看，还是这样，早膳也送不进去。王妃您快想想法子吧！”

王妃又气又急。昨天去澄园的路上，李略忽然间奔马离去，一千跪了一地的侍卫们，在王妃的催促下起来上马去追，可一是耽误了时机，二来李略那匹马原来就是匹追风良驹，如何还追得上？只得忐忑不安得打道回府。等了又等，总算下半天他自己回来了，可一打照面，王妃就愣了，那一张原本如同朝阳般明亮的面孔，此刻却黯然如日蚀，忍不住一把拽住，慌忙问道：“略儿，你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李略的唇抿得如同一枚果，什么都不肯说，只是自顾自地回屋，把门反锁上，谁叫也不开。王妃揪心得很，却又拿这个犟脾气的儿子没办法，一时也知道他心情很糟糕，不想逼得他太紧，只得暂且让他独自安静一下。谁知从昨天到今天，还是不肯出屋，也不肯吃东西，由不得她要心慌慌了，忍不住把那门板拍了又拍，声音都带了颤：“略儿，娘求求你了，快把门开一开呀！你这孩子，怎么突然间这么不懂事起来，你要急死娘吗？”左拍右拍都不开门，王妃只有使出杀手锏来了，“略儿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只有告诉你爹，让他来叫门了。”静安王一向威严稳重，对儿子管教极严，李略也对父亲甚为敬畏，这样一说，果然有效，门终于吱呀一声打开了。





第四十九章

李略站在门口，神情忧郁，容颜憔悴，但一双眼睛总算还有光采：“娘，我没事，只过多睡了会儿。”

王妃只觉堵在心里的一块巨石被拿开一般，顿时松畅起来：“略儿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一宿没吃东西，饿了吧？娘亲自下厨，给你做一份你最爱吃的盘丝饼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娘亲手做的，当然好，我正想着要吃呢。”

王妃于是忙着去下厨洗手做羹汤，李略转身回到屋中。秦迈小心翼翼地跟进去，偷眼看他的脸色，只见他一脸迷茫无助的忧伤，不由心中一惊，小王爷这是怎么了？怔怔地在屋里立了半晌后，李略忽然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东西来，朝着屋外走去，走到院子里那池碧水前，似乎是在望着池水中自己的倒影发呆般，良久良久，不出一声。

小小院落静如琉璃瓦，一院寂清。秦迈远远地候在屋前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李略独自在池边怔了许久许久，直到院外有细碎的脚步声走进来，方才将手里一直紧握着的东西一松，轻微的“扑通”一声响，有小小水花溅起，是东西落水沉入的痕迹，但很快水面平复如镜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。

王妃浅笑吟吟地走进来了，她身后跟着卢幽素。相国千金卢幽素，手里捧着一个银盘，上面盛着几样精致小点和一罐清粥，一双秋水盈盈目无限含情地看向李略。

“略儿，幽素姑娘正好来了，她也帮着我下厨弄了几样点心，都是你喜欢的，快尝尝吧！味道好着呢。”王妃拉着李略在石桌前坐下，把





筷子塞在他手里。

“谢谢你。”李略一反常态地含笑对卢幽素说道。卢幽素顿时面色绯若桃花，那双秋水眼，眼波流动间，几乎要滴出情意来。王妃顿时心中大慰……

与此同时，玉连城也在自己书斋前的一丛翠竹间立着，看着眼前的翠竹出神。就是这丛翠竹下，深埋着当初的阮若弱送上的三瓮松针雪，昔日人不复，一腔柔情蜜意犹存。看着看着，玉连城轻叹一声，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只小小的白玉盒子，玲珑可爱，旋开来，里面竟盛着一盒鲜艳芳香的胭脂膏。这女儿家的东西，玉连城如何会贴身携带？

这盒胭脂，是栖霞山的红桃花制成的，精选采撷的红桃花拧出汁子来，再配上晨间的露水蒸成，鲜艳异常，甜香馥郁。玉连城的母亲玉夫人，从来不用外头铺子里卖的胭脂，嫌不干净，颜色也薄，每年都是玉连城去采回栖霞山上的桃花由她自制。今年制好的胭脂，玉连城悄悄地留了一盒，本意不过是想送给阮若弱，以作她采撷桃花的酬谢。但不知为何，迟迟没有办法若无其事地送出去，揣在怀中，每次想要掏出来，心里就有些莫名的紧张，不能当成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随手相送，倒有着一一种要将一颗红心掏给人的感觉……玉连城从未有过这种感觉，渐渐的，方才明白，自己对这位“表妹”有了特殊的感情，唯其如此，才会患得患失……而今时今日，也到底也还是一个“失”字，他得不到她。真是讽刺呀！爱慕他的女子千千万万，而他所爱慕的那一个偏偏无动于衷。世事每每如此，想要的要不到，不想要的一大堆沉甸甸在手，甩都甩不脱。

犹豫良久，玉连城蹲下去，双手扒开翠竹前的泥土，扒出一个深深的坑，将这白玉盒子放进去。又看了良久，方慢慢地填好：“三表妹，你的一番情意，还有送出去的时候，我的……只能这样不见天日的深埋了。”叹息般地低语。

玉连城是极聪明也极敏感的人，昨天，阮若弱未曾出口的话，他全然能够猜得到。她拒绝了他，虽然曾经有过那样沉醉般的拥抱，但





只是短短的一刻，一刻后，便是天上人间，两个世界。他还是他，她还是她，如同昼与夜，只有短暂的交融时刻，便转即分开，不再有继续延伸的关系。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啊！

李略从他眼前把阮若弱掳上马，他震动之极。李略对阮若弱别有情意，虽然只是短暂一见，他便能察觉得出来。这个小王爷，留给他的印象并不霸气，甚至有点腼腆孩子气，没想到竟会有这样感情沸腾如烈焰的时刻，这是他所不具备的，他的感情习惯含蓄委婉的表达出来，如一泓水。只是，无论是火还是水，阮若弱都拒绝了，从李略送她回来的神情就可以看出来。他不无惆怅地想到，阮若弱不是属于这个时空的人，所以，她拒绝这个时空里的爱情。或许……姚继宗，不，是刘德华，才是她真正属意的对象吧！他们在一起，是那样的快乐，这两个人，完全不同于他十余年来的所闻所见。他们不被任何礼法礼数所拘束，言行举止都坦坦荡荡潇潇洒洒，从不压抑自己，喜怒哀乐完全真实地流露着，自然而然的一如明月清风……他们，迟早会离开，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去吧？唐朝，对他们而言，不过是客旅。

玉连城正无限怅惘中，家丁来报：“少爷，阮家的三表小姐来了，随同前来的还有一位姚公子。”啊！是他们两人来了，同出同入，如影随形，看来自己的猜测没有错呢，玉连城唇角浮起一丝苦笑。

阮若弱和姚继宗并肩走进来：“表哥，你家里原来这么大呀！比我们阮府大多了。”

“比我们姚府也大多了，看来玉府的家当比我们两家都更为实力雄厚呀！”姚继宗东张西望地说，两人如出一辙的言辞。

玉连城含笑招呼他们进屋坐，但他们俩都更喜欢在鸟语花香的小院里坐着。阮若弱解释道：“在我们二十一世纪里，因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，自然景致大大逊色，所以我们来到唐朝，每日花香鸟语看不足听不足。”原来如此，玉连城于是陪着他们在小院的葡萄架下小坐。疏枝密叶青绿荫凉，一身白衣的玉连城安坐其间，凝眸深处，盛开着黑色水仙花。

姚继宗都忍不住要看呆，呆了半晌后，摇着头起身。这么美的男





人，难怪阮若弱不敢要，他的美色，不但迷惑女人，还能迷惑男人。漂亮的人物姚继宗可谓也见过不少，但如此男女通杀的，实属生平仅见，这样的美男子当丈夫，那个做妻子肯定要吃苦头。岂不闻道：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

“玉连城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在你家随便走上一走。”

玉连城知道姚继宗是刻意避开，留阮若弱和他单独谈话：“请自便。”

两两相对，如山水刹那相逢。阮若弱静了半天，才莞尔一笑道：“表哥那么聪明，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明白，所以，那些难出口的话，你都不必说了。”玉连城一如既往的浅笑，他的笑容是莲子心，清香中带着苦涩。

阮若弱不是不松一口气的，拒绝的话确实难出口，又或多或少会伤人感情，到时候只怕会很难收场，譬如李略。但玉连城这般善解人意，她又觉得实在有些愧对他：“表哥，在我们二十一世纪中，是禁止近亲通婚的，因为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在一起，对后代的健康没有好处。你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我们懂，所以……”没来由地，阮若弱解释起来，这个理由会让他好受些吧？

“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我的失败感真是要减轻很多了。”玉连城笑得越发无奈。

迟疑半晌，阮若弱忍不住离座，轻轻伏上他的膝，仰头望着他：“玉连城，”唤着他的名字，把心里的话如流水般源源道出来，“对不起，我不敢要你，因为你实在……太好了，你像诸侯相争的一块和氏璧，觊觎者无数，如果我选择和你在一起，日子会过得天天都像在打仗。我不希望生活变成一场百年玫瑰战争，爱情烽火无休止，只有……”忍不住用手抚平他轻蹙的眉，如同抚平一张折绉的山水画，实在不愿意看到他风景般的眉目在那里忧郁着。这个动作很久以前她就想为他做，却迟到如今，是第一次，亦是最后一次。

“忍痛割爱。”壮士断腕般的语气，万分舍不得却也万分坚决，这是理性多于感性的二十一世纪女子的通病，自爱永远多过爱人，不同





于古代女子的为爱痴狂，情到深处不可别离，生亦相随，死亦相随。她们知道爱有多销魂，就有多伤人，有时候勇敢去爱了，未必能够勇敢去分，所以谨慎地把内心的情感为自己保留几分。

玉连城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，握住眉间那只莹白如玉的手，慢慢移到唇边，低头深深地吻下去……这一吻，如同一个烙印般，从阮若弱的手心一路烙到了内心深处，无论时光如何水逝山沉，这深情而绝望的一吻，将永远新鲜如初地烙在她心深深处……

“我们还会是朋友，对吗？”阮若弱虽然是在询问，但却是肯定的语气。

“当然。”不出她所料，玉连城的回答肯定得无以复加。





第五十章

夏日傍晚的天空，是一片模糊粉艳的蔷薇紫，美得如同天空绽放出大朵大朵的花，姚继宗跑来“人约黄昏后”：“阮若弱，走，游泳去。”

“好哇，上哪里去游？”阮若弱兴致勃勃。

“凝碧湖哇。”姚继宗说得理所应当，“还有比那里更适合的地方吗？”

阮若弱顿了一下：“那个地方，还是别去的好，不要又那么巧，被李略遇上了。我跟你水冰清一块去游泳没关系，跟姚继宗一块去游泳被他看到，我怕他会把我们当成有伤风化的奸夫淫妇给办了。”确实也是，大唐朝虽然风气相对开明，但一男一女单独夜泳，还是太过惊世骇俗了一些。

“不会那么巧吧。现在还只是黄昏时分，他若要出来纳凉吹箫，不是也得要等到‘月上柳梢头’嘛，是你说过的，月下品箫才最有意境。快点走快点走，趁着还有时间，我们先去游上几个来回，等天一黑就撤退，避免和他短兵相接。”

架不住姚继宗生拖硬拉，阮若弱只得胡乱包上她的泳衣，跟着出了门。在大门口遇上阮若凤母女，两人的眼睛瞪得，一张脸都快盛不下了。看着阮若弱跟着姚继宗一块走了，阮夫人哑了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这……这个三丫头，怎么跟这个姓姚的同出同入了？”

阮若凤比她娘还要吃惊：“阮若弱搞什么鬼，当初寻死觅活的不肯嫁人家，现在倒好，出双入对了。”





一路去到凝碧湖，眼尖的阮若弱只远远一看，便顿足道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我就说这个地方再不能来了。你瞧李略可不就在湖上泛舟嘛！”

“啊！这才什么时候啊，他就出来泛舟了。”姚继宗先是气得不行，再仔细一看，“咦，居然不是一个人呢，你快看，船舱里又出来一个绿衣女子。”这下姚继宗的怒气全消，取而代之的是好奇心，一把拖着阮若弱打埋伏战似的悄悄朝湖边靠近，躲在一簇灌木丛后面朝近处的小舟看，看了半天，姚继宗衷声赞道，“哇，好漂亮的一个古代MM，李略这小子艳福不浅呀！”突然发现一旁的阮若弱，自始至终不答话，不由得朝她一瞥，发现她盯着舟上的女子，脸上颇有意外之色，脱口便问，“你怎么了？”问过后立即回神，压抑着大笑起来，“是不是看到曾经向自己示爱过的男人，这么快就有了另一个女子，心里不是滋味起来？”

“确实是，”阮若弱实话实说，“看到向自己求过爱的男人，转头就和另一个女子相约黄昏，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不是滋味！”

“啧啧啧，”姚继宗做出一副瞧不起的样子，“女子的虚荣心。”

阮若弱反驳道：“应该是人类的劣根性，虚荣心并不是女子独有的。”姚继宗自知她说得有道理，所以并不在这一点上跟她争论下去，只是继续兴致勃勃地看着那边小舟上的动静。

“好了，人家谈恋爱，你守在一边左看右看干什么，快走。”阮若弱要拉他离开。

“别吵别吵，让我看看古人谈恋爱是怎么谈的。”姚继宗一面躲着阮若弱拉他的手，一面伸长脖子朝舟上看，“你快瞧，那个古代MM，拿了一把琴出来了呢，哇，李略也抽出了一把箫，敢情这是要琴箫合奏了。好，奏上一支‘笑傲江湖曲’来听听吧。”

阮若弱被他说得啼笑皆非：“你以为船上的那两个人是令狐冲和任盈盈吗？还笑傲江湖曲呢。”

他们说话间，箫声琴声已经悠悠奏响，箫声冷冷幽远，琴声叮叮妙曼，两相合奏，清响琳琅，借着水音儿听起来，越发令人有着心旷





神怡之感。一时间连姚继宗也不再说话了，二人只是静下心来一心听曲。

一曲奏完，余音嘹亮尚飘空。姚继宗看着舟上的两人，不禁要叹道：“合作得还真是绝妙，看来李略果然找到了更为适合他的人。”

“这个绿衣女子，端庄秀丽，举止娴雅，一望可知，是幼承庭训的大家闺秀，李略若是纳世子妃，她确是不二人选。皇室就正需要这样的儿媳妇，懂规矩又守规矩，没有自我，凡事以夫家为重，就如同一块胶泥，爱塑成什么样子就能塑成什么样子。”

“可是，李略会爱上她吗？他们之间会有爱情吗？”姚继宗冷眼旁观了半天，总觉得李略的态度淡淡的，一种常温的状态，完全不如他上次掬阮若弱上马那般熔岩喷发般的高摄氏度。

“他们之间不需要爱情，政治联姻有哪一桩是因为爱情缔结的呢？不外乎利害关系罢了。”

“政治联姻？”姚继宗犹自懵懂。

“皇室的婚姻，有几桩不是政治联姻？皇子皇女们，多半是嫁娶朝中重臣的子女。强强联手，方保江山长久嘛。”

姚继宗哑了半天：“那李略岂不是很可怜，以前我还觉得他太过高傲，但现在发现，他其实是一个那样热情洋溢的人。他能接受这样的安排？”

“他已经在接受了，这是他的命，他们是有责任在身的。身为皇族，有时候并不见得就比平常人幸福，只是物质上可以极尽享受，精神上，他们都早被套入了枷锁。”

“没有爱情的两个人，被安排着生活在一起。他们能白头到老？”姚继宗疑虑重重。

“为什么不能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得久了，再生下一男半女，多少能培养出一丝真感情来，凭着这丝真感情，也就可以太太平平过完后半生了。李略会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，他会走得像无数前辈一样好。你不必替他操心了，我们还是走吧，人家花前月下良辰美景，我们可是钻在灌木丛里喂蚊子呢。”





姚继宗一边摇头一边准备起身离开：“李略真可怜！难怪你也不敢要他，他一生早已受控在他人掌心，你若跟了他，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对于感情问题，你倒真是眼光准确到位得很。”

“那是，我高瞻远瞩着呢。”阮若弱大言不惭地给自己脸上贴金。

姚继宗忍不住失笑：“夸你一句，你还顺杆往上爬了。”一面说一面哥儿们似的捶了她一把。谁知阮若弱蹲了太久，双脚早已麻木了，被他不轻不重的一捶，脚下吃不住，身子一歪，竟扑通一下栽到湖里去了，哗的一声水花四溅。

那端的一叶轻舟上，一曲奏罢，李略默然收箫，神思飘渺。暮色渐浓，深紫的夜空里月亮已经出来了，一轮将圆未圆的满月，似害了相思的女子，容颜清减。凝视着眼前一湖碧水，李略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夜在这里遇上阮若弱的情形，她如一朵芙蓉开在水中央，盈盈冉冉，而爱与迷恋，即是那一刹那间，自迷恋始，却自幻灭终，他对她表达的爱意，那宛如天地初开般的第一次爱，却被拒绝了。一念至此，他握箫的手情不自禁握得紧紧的，紧得几乎要嵌入血肉里去。

“小王爷的箫吹得真好。”察觉不到李略的内心波滔翻涌，幽素含笑看着他道。

勉力振作一下自己的低落情绪，李略也含笑对她道：“幽素姑娘的琴技也是绝响。”

“谢小王爷夸奖。”幽素笑靥如花蕾绽放，“可否……再与小王爷合奏一曲？”

“好呀！”李略也想藉着旁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心中杂念，“再奏一曲什么呢？”

幽素顿时脸泛红霞，一双碧清的妙目情意流转，用极轻却又极坚决的语气，含羞半敛眉地道：“小王爷，‘长相守’如何？”

长相守，顾名思义，是两情长相厮守，为唐朝相爱的男女间最偏爱的一支曲子，就好比现代的男女谈恋爱时，总是喜欢唱上几句“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”一样。到底是春心萌动了，大家闺秀幽素在情动爱驰之下，竟也能抛开矜持，以合奏“长相守”为由，





极含蓄地也极勇敢地向心仪的男子示爱。

不得不承认，在爱情上，古代女子其实比现代女子要大胆的多，也勇往直前的多。她们只认良人如玉，其余的枝枝叶叶，全部不管不顾了。看到“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”，就敢说出“妾拟将身嫁与、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”的话来。而现代女性则要瞻前顾后的多：人是好人啊，但家庭很复杂呀！性格也不够成熟稳定呀！以后的相处会不会多生事端……这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，是女子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愚笨了，谁能说得清？

李略怔住了，虽然他顺从了王妃的安排，带着卢幽素一起来江上泛舟，潜意识中，也确实有着想用新欢来敷旧伤的意思，但卢幽素大胆地把爱意表达出来，他一时……

正怔忡着，突然听到一旁的湖岸边，有重物坠水的声音。卢幽素吃上一惊，情不自禁地把身子靠近李略：“小王爷，是什么东西呀？”娇怯怯如一朵不胜凉风的水莲花，十个男子见了，能有九个为之心中一荡，想要去呵护她，可惜李略偏偏是剩下的那一个，忙不迭地退开一步避开她。卢幽素的一张俏脸，从“含羞半敛眉”转换为“忍泪佯低面”，一如莲花的开落。看着她突然黯淡的容颜，李略突觉心生不忍。他曾经被人拒绝过，深知被拒绝的滋味，此刻他的心还是一碗慢火细煎的药汁，苦味一层层地渗出来，既浓且稠，现在卢幽素的心，也跟他一样，是一碗慢煎的药吧？

有心想去抚慰她，但李略又实在没心情，他自己还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呢。自家门前的雪还扫不尽，哪里管得了他人瓦上霜，何况这时，他突然闻得岸上有人扬声在喊三个字，那是刻在他心上的三个字。乍然一听，不由浑身一震。

姚继宗虽然一个不小心，把阮若弱推下了湖去，但他并不紧张。阮若弱的游泳技术，他太了解了。不必担心她会淹死在这里，无须三五十秒，自然就会浮出水面了，但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，阮若弱落水后，竟如石子坠水般，再不见浮上来。起初姚继宗还以为她不想被李略发现，所以潜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再上岸，可是他把这一路的湖岸不动

